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五十輯
沈雲龍主編

史家陳寅恪傳

汪榮祖撰

增：何廣棧：陳寅恪先生著述目錄編年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自序

陳寅恪先生於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在廣州逝世。消息傳來，文史學界莫不傷悼。陳氏親友學生，陸續在報紙雜誌上發表了不少紀念性或回憶性的文章。同時，陳氏撰寫的幾種專刊，甚至是論文集，都有不同的版本，在港、台各地流佈。這本小書就是根據陳氏的著作，以及其他有關陳氏的作品，對這位一代史家的生平與學問作一較有系統的敘述。

筆者對寅恪先生的敬仰，早在大學時代讀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一書時，即已開始。多年來，凡有機會看到寅恪先生的文字、即使一、二頁，亦必定影印珍藏，偶而取讀，時有啓發，益增對這位前輩的敬意。

但本書無意一味歌頌讚美陳氏。陳氏生前淡泊名利、又何計較於身後的頌讚？他若地下有知，必定厭惡後學者的盲目崇拜，而不真正地瞭解他的史學。本書之作，始終抱着欣賞和揣摩之心，盡量寫出陳氏著作的好處、妙處、尤其是他在專業的範圍內所作的特殊貢獻。對某些作者誤解或曲解陳氏處、更力求糾正，以昭公允。當然陳氏也有疏忽之時，有尙可商榷之處，亦應指出。但筆者對陳寅恪史學的解釋，決不敢以「權威」自居，只不過是個人的瞭解與心得。若能藉此而引起進一步的商量和檢討，將是筆者最大的收穫。

本書各章題目，大都引用陳氏自己的語句，以存其真。行文之時，所有人名之下，包括陳氏在內，皆不加先生二字，以求簡潔，非不敬也。書後附錄陳氏著作分類目錄及參考書，凡書中所引用者，皆見之於書目，故每章之後，不加附註，以節省篇幅。

此書初稿成於一九七四年的夏天，時作者旅居美國東南之一山城，書窗遠眺，橡樹鬱盛；偶而雨過天晴，碧茵如洗，寫作之心情，十分舒暢。而重溫寅恪先生遺著，更是一種享受，每至精美處，不禁讚歎者三。書稿既成，夏季的閒情逸緻，亦隨落葉而逝。是為序。

一九七四年美俗感恩節日

目 錄

自序	一
第一章 舊時王謝家	一
第二章 思想在同光之間	一二
第三章 較乾嘉諸老更上一層	一八
第四章 清華學苑多英傑	三〇
第五章 爲不古不今之學(一)：唐史研究	四二
第六章 爲不古不今之學(二)：六朝史論	四九
第七章 轉徙於西南	五五
第八章 戰時名著	六三
第九章 去國欲枯雙目淚	七一
第十章 流寓嶺南	七七
第十一章 異代春閨夢裏詞	九七
第十二章 帝國之民共產之鬼	一〇五

結語	一〇
陳氏著作分類目錄	一一三
參考書目	一二四
後記	一三三
附錄：蕭公權先生與作者論陳氏書	一三四

第一章 舊時王謝家

民國三十四年之冬，陳寅恪以病倫敦，他去英國是要醫治目疾，然後接受牛津大學聘約。但是，經過開刀之後，目光非但沒有恢復，失明反而加速，幾乎全盲。異鄉病目，感懷身世時局之餘，曾做了這樣一首詩：

沈沈夜漏絕塵譁，聽讀佗盧百感加。

故國華胥猶記夢，舊時王謝早無家。

文章瀛海娛衰病，消息神州競鼓茄。

萬里乾坤迷去住，詞人終古泣天涯。

寅恪所聽讀的是熊式一的英文小說「天橋」，其中提到李提摩太和戊戌維新故事，而李教士與陳家有舊。至於「舊時王謝」當指爲世所重的寧義陳家了。義寧在清朝時稱州，陳家籍修水縣。寅恪的祖上原居福建上杭，屬於客家系統，他的六世祖才由閩入贛。客家人自中原移居到閩粵一帶，歷千餘年，但一直保持原有的方言和習慣，不與當地同化。這種情形有點像猶太人在西方社會，難免受到當地人的歧視和排擠。例如，在咸豐元年（一八五一），廣西的客家村落，遭到本地人的掠奪與欺侮，終於發生大械鬥，客家鬥敗，男女老幼三千多

人只好棄田逃難。後來這些人隨北山里礦工隊加入了洪秀全的金田起義。

義寧陳家並不是尋常的客家人，他們耕讀傳家，考取功名，爬到社會的上層，躋身於士大夫階層。但客家的讀書人也免不了受歧視。義寧客家子弟因勤於讀書，分去了許多當地秀才的名額，當地人便想阻止客家學子去應試。後來清廷另設「懷遠籍」學額，才平息紛爭。寅恪的高祖與曾祖都由「懷遠籍」入學，成爲監生的。

陳家既屬士大夫階級，自然站在太平軍相對的一面。太平天國爲會國藩的湘軍所滅，固然由於文正公的才能，但得力於地方士紳和團練的幫助，實在不小。國藩在南昌時，就得到江西舉人劉于濬的大力支助。劉的武力紮根於地方團練，後來擴充爲「江軍」。寅恪的曾祖偉琳，是義寧書院的創辦人，便是在江西辦團練的士紳之一，後以功保任知府、未久授河北道，創設「致用精舍」。

寅恪的祖父寶箴，生而英毅，七歲出宿外塾。二十一歲時以附生舉辛亥（一八五一）年恩科鄉試。當時太平軍的聲勢已很驚人，寶箴乃從父辦鄉團。父死之後，繼率團與太平軍作戰。義寧團練在當時非常有名。

庚申一八六〇年會試，寶箴末中式，留居京師三年，得與四方雋秀之士交遊，與易佩紳，羅亨奎尤以道德經濟相切摩，時人尊稱爲三君子。未久有英法聯軍之役，北京失陷，寶箴曾條陳防守大事。某日在酒樓小飲，遙見圓明園火起，一時滿腔悲憤，拍桌大哭，旁坐者

都爲之動容。

當時太平軍已再度打敗包圍天京的清軍，李秀成且引大軍東進，攻掠江南城邑。寶箴的至友易佩紳和羅亨奎約他南下相助，建立「果健營」，曾與石達開戰於湖南。

曾國藩大治兵後，屯軍安慶，盛招天下賢士爲幕友。寶箴亦往游，得到曾國藩的賞識，曾許爲「半杯酒待君溫」，推重可知。又據湘人朱克敬說，寶箴曾調停曾國藩與沈葆楨之爭。時葆楨爲江西巡撫，當太平軍攻江西之際，奏請留用釐金養兵，而不歸國藩大營；國藩疑葆楨買己，乃與之絕交，後來葆楨雖致書道歉，曾亦不答。寶箴在江南時聽到此事，乃去勸說。朱氏記此事甚詳：

（寶箴）從容言曰：舟行遇風，柁者篙者槳者，頓足叫罵，父子兄弟若不相容，須臾風定舟泊，置酒慰勞，歡若平時，甚矣小人喜怒之無常也。國藩曰：向之詬懼舟之覆，非有私也。舟泊而好，又何疑焉？又銘（寶箴字）曰：然曩者公與沈公之爭，亦懼兩江之覆耳；今兩江已定，而公之意不釋，豈所見不及船人哉！國藩大笑，即日手書付沈，爲朋友如初。

此一美談，頗可見寶箴之機智與謀畧。其實，除平曾沈之爭外，他亦嘗平沈葆楨與席寶田之爭，且在江西以舉人身份助席屢用奇計決勝，並得擒太平天國幼主洪福瑱。叙功保知府。寶郡不就，乃從曾國藩幕府。

光緒六年，寶箴升遷河北道，又擢浙江按察使。後因開封獄事罷官。復出之後，任湖北按察使，以清廉聞名，受到張之洞的賞識。

中法因越南而發生戰爭時，寶箴已爲翰林院侍講學士，曾與張佩綸共同上奏，力主集結水師，與德國聯合，使越南內屬，以達到存越固邊的目的。借朝廷權臣中無此魄力之人，更無能利用德法矛盾之人，而越南終爲法所奪。

甲午一八九四中日戰起，大學士李鴻藻等又曾請寶箴商討軍事，翁同龢在日記中記道：午正，赴督辦處，諸公皆集，請陳右銘（寶箴）商事，右銘從曾文正軍營，頗知兵機，其言以游擊之師爲主、津北津南，須分兩大枝兵禦之。

寶箴論兵剴切，重臣如李鴻章，翁同龢等亦屈尊就教，但真有魄力用寶箴計策者，實亦無人。甲午戰爭終於失敗，馬關簽約之後，寶箴復屢次上疏，列陳利害得失。是年八月，榮祿乃保薦寶箴爲湖南巡撫，使他有獨當一面，一展雄圖的機會。

湖南本是富饒之地，人物亦盛。同治中興名臣，極多出自湖南，但湖南的保守勢力，亦復不小。光緒二年（一八七六），郭嵩燾出任駐英公使，大受湘人譏罵，有聯爲證：

「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但光緒十四年以後，總督張之洞在兩湖籌軍備，設工廠，通汽船，開學堂，兩湖新政已

漸次推行。陳寶箴一到任，維新變法活動更積極展開。首先他解決了因大旱而引起的湖南飢荒，據說救活了一百幾十萬人。然後，他積極改變士習，開導民智，以及大力整頓官府，彈劾昏墨不職。至於寶箴對洋務的認識在會國藩幕府時已開始，且早於光緒十年（一八八四）爲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一書撰序出版。「抗議」一書可能是晚清第一部倡議變法的專著，馮氏生前原想請會國藩序介付梓，但曾氏認爲言過「偏激」而作罷。寶箴能注意此書，可見他對維新的嚮往已非一日。「抗議」出版之後很受重視，光緒皇帝亦受此書影響，曾旨印發翰林院參閱。馮桂芬的弟子葉昌熾在緣督廬日記鈔中記道：

戊戌五月十四日……校邠廬抗議發各衙門加簽，翰林院分四十本，坊缺。七月二十七日……校邠師身後受特達之知。

「抗議」的流通，可見變法逐漸爲人接受，而陳寶箴顯然是得風氣之先的人物。

光緒二十一年七月，陳寶箴由直隸布政使轉任湖南巡撫之後，意氣頗豪，「以剛直聞，思以湖南一隅致富強，爲東南先」。同時翰林江標發表爲湖南學政主持一省育才大計。江爲光緒十五年進士，曾於同文館習外事，熟知西洋情形。江乃利用學政的地位將廣學會各類譯著，介紹給三湘人士。光緒廿三年，黃遵憲亦入湘爲按察使，新政更進入新的階段，黃曾任日本公使，撰日本國志，是一位提倡改革的健將。黃與寶箴交誼極深，固然由於二人志趣相投，但黃陳二家上代已有感誼，黃家籍廣東梅縣，也是客家人氏。

在湖南由於黃遵憲的介紹，康有爲的大弟子梁啓超亦到湖南，任時務學堂的總教習，而「分教習」全由梁啓超聘請。時務學堂原爲王先謙的私學，寶箴將它收爲官辦，經費由士紳捐獻和省政公費支出，方針則係「取彼之長輔我之短，必以中學爲根本」；西學爲用，中學爲體的原則非常明顯。同時發刊「湘報」和「湘學新報」，發揚體用之義。江標在「湘學新報」的序文裏說得很明白：

三代時道器合，選舉亦與學校合，漢唐以後，兩者始分，於是反讓西人建學育才，諸法符契周官；自任學政，于茲三年，思以體用賅貫之學，導湘人士」。

梁啓超既主時務學堂教席，康有爲的公羊維新之義亦隨之入湘。但湘中公羊之學並不自梁啓超始。南學會的會長皮錫瑞便是今文大師。說到南學會又是陳寶箴撫湘的大建樹。南學會雖是學會，但已具議院的雛型，會員由品行端方，才識開明的士紳中選拔，一切新政均交南學會議決，會中且常舉行討論與演講會，作開民智，伸民權的宣傳。

戊戌變法之年，陳寶箴的湖南與北京互通聲氣，是無庸置疑的。光緒左右的四章京林旭、劉光弟、譚嗣同、楊銳都是由陳寶箴推薦去的。寶箴和張之洞一樣，計劃持重緩進的長遠變法。但是變法一旦開始，難免有沉不住氣的人，想一蹴而幾。湘報上的言論日見激烈，梁啓超亦不諱言提倡湖南獨立，以及宣傳揚州十日等反滿言論。張之洞覺得過於激烈，提出警告，寶箴亦不得不於光緒二十四年正月辭退衆教習，梁啓超等乃離開長沙。但戊戌政變之

後，寶箴仍然被牽連，受到永不叙用的處分。卒於光緒廿六年鬱鬱以死。

與寶箴同時受到永不叙用處分的是他的兒子三立。三立即寅恪之父，字伯嚴，因會居散原山，故以散原爲號。三立於光緒八年中舉人，爲陳寶琛所得士。光緒十一年丙戌會試又中式，隨即應殿試，成進士，分發在吏部任職。當時部吏弄權，積重難返，已到不可救藥的地步。三立雖有經世的大志，無奈浮沉郎署、難有施展。他的不滿之情，可在文廷式的聞塵偶記中得知：

陳伯嚴吏部曰：舉五千年之帝統，三百年之本朝，四萬萬人之性命，而送於三數昏妄大臣之手。

光緒廿年，寶箴受命撫湘，三立亦就傷然引去，侍親任所。湘中的改革，可說是他父子倆的合作。他與年青同事譚嗣同（湖北巡撫譚繼洵之子），陶葆廉（陝甘總督陶模之子），吳保初（廣東水師提督吳長慶之子），志趣最爲相投，而且都想有所作爲。他們四人，不僅爲名門之後，而且學術優秀，見稱於時，所以有「四公子」的名號。

戊戌政變發生後，三立在「靖廬記」一文中曾說：

初吾父爲湖南巡撫，痛竄敗無以爲國，方深觀三代教育理人之原，頗采泰西富強所已效相表裏者，放行其法。會天子慨然更化，力新政。吾父圖之益自喜，竟用此得罪。因變法的失敗，繼而有庚子事變，舊日維新人士稱亂思動，想恢復光緒皇帝的實權，繼

續推行政改，所謂勤王，最激烈的有唐才常的起事。從最近刊佈的「陳三立與梁鼎芬密札」看，三立亦曾積極參加勤王運動，全函如左：

讀報見電詞，乃知忠憤識力猶曩日也。今危迫極矣，以一弱敵八強，縱而千古，橫而萬國，無此理勢。若不投間抵隙，題外作文，度外舉事，洞其癥結，轉其樞紐，但爲按部就班，敷衍搪塞之計，形見勢絀，必歸淪胥，悔無及矣。竊意方今國脉民命，實懸於劉、張二督之舉措，（劉已矣，猶冀張唱而劉可和也）。顧慮徘徊，稍縱即逝。獨居深念，詎不謂然。頃者：陶觀察之說詞，龍大令之書牘，伏希商及雪澄，斟酌擴充，竭令贊助。且由張以劫劉，以冀起死於萬一。精衛之填、杜鵑之血，盡於此紙，不復有云。節廠老弟密鑒，立頓首。六月十三日金陵發。

由此密札看，三立意氣仍然甚豪。可惜他深寄希望的張之洞，仍然效忠慈禧，勤王未成。自此之後，清廷勾延殘喘，更難有作爲。三立失望之餘，又適資織於庚子年去世，傷痛逾恆，從此不再過問政治，自號「神州袖手人」。

光緒卅二年議築南昌到九江鐵路，三立任總辦。後又任江西方志編纂，皆係榮譽性質，未管實際事務。除此，只是家居吟詩、成爲大詩人，久居南京，直到民國廿二年（一九三三），才移家北平，住宅稱「散原精舍」。

三立的詩，自成宗派，當時有資格和他唱和的人，並不很多。在八十歲時，他的老師前

清太子太傅陳寶琛仍然健在，曾贈詩祝壽：

平生相許後凋松，投老匡山第幾峯。

見早至今思曲突，夢清特地省聞鐘。

眞源忠孝吾猶敬，餘事詩文世所宗。

五十年來彭蠡月，可能重照兩龍鐘？

詩之首句即指壬午年寶琛曾以「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爲題，三立應此試中式，故謂「平生相許後凋松」。而兩龍鐘者，當然是指這一對白頭師弟了。兩年後，二老又在舊京聚首，寶琛已八十七歲。翌年，寶琛病逝，三立的輓詩是：

一擲耆賢與世違，猥成後死更何依。

傾談侍坐空留夢，啓聖回天竢見幾。

終出精魂親斗極，早彰風節動宮闈。

平生餘事仍難及，冠古詩篇欲表微。

此詩不但情見乎詞，師弟情深十分感人，而且造句功鍊沉着，很可見他作詩的素養。梁啓超認爲散原之詩，已超過唐宋諸家。梁氏於民國十二年在東南大學講學期滿，臨行時，特往三立寓所求詩，三立慨然贈之曰：

辟地貪逢漏世人，照星酒坐滿酸辛。

舊游莫問長埋骨，大患依然有此身。

開物精魂餘強聒，著書歲月託孤呻。

六家要指藏禪窟，待臥西山訪隱淪。

啓超曾事竇箴，後來又與寅恪在清華同事，與陳家有三代交誼，可說頗不尋常。

說到散原老人的詩，人皆知他喜作黃山谷體。但不可忽畧的他亦是同光間的「新」詩人之一，在此所謂「新」乃指用新思想，新名詞入舊格律之謂。許多維新人物如黃遵憲、康有爲等所作詩，都有這種趨向。最明顯的，三立在「讀侯官嚴氏所譯社會通銓」一詩中，把近代新名詞都用上了，不但一點都不勉強，而且純熟自然：

悲哉天化之歷史，蝨於穹宙寧避此。

圖騰進入軍國期，三世低昂見表裏。

我有聖人傳作尸，功成者退惡可欺？

蛻形範影視鑪捶，持向神州呼籲之。

其他新名詞出於三立之詩的還很多，諸如：「我欲騎鯨戲三島」，「橫刀獨立問風潮」，「吾徒猶癖一家言」，「歌泣已開新世界」，「神仙真謫小蓬萊」，「昨逢里老話蒙學」，「爲問朝廷變法無？」等皆是。

從這些詩句也可印證三立的變法思想。三立的九小姐曾對會克崑說乃父嘗學龔自珍詩，

曾氏覺得驚奇。其實同光變法人物，在思想上，莫不受到自珍的影響，梁啟超所謂：「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確有功焉；光緒間所謂新學者，大率人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並非虛言。三立作詩，受到自珍的啓發，原極自然。

三立死於七七事變那年，據說是絕食自殺，以抗議日本的侵略中國。自殺自有可能，因在他之前有梁巨川和王國維之死。但三立之死更象徵老一代的凋零，隨風而逝，永不會再有如此人物。三立先娶四川羅氏，生衡恪。羅氏去世後，娶浙江俞氏，生隆恪、寅恪、方恪、登恪四子。又生三女，長適張宗義，次適俞大維，三適薛琛錫。長子衡恪又名師曾，是大畫家，所作人物、山水、花卉等，簡練有力而富創造性。書法，篆刻亦自成一體。著有中國畫史，不朽錄，陳師曾遺詩等書。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俞氏逝世，衡恪帶疾奔喪，冒雨市棺，開弔時又哀痛逾恆，未久即死去。距俞氏之喪，只踰一個月，得年僅四十八歲，葬於杭州俞氏墓側。陳氏一門，三代英才，出了頭等的政治家，詩人、畫家。寅恪則成爲第一流的史學家，聲名不在父兄之下。

第二章 思想在同光之間

寅恪生於光緒十六年庚寅，值西元一八九〇年。在敘述他的學術淵源之前，在此必須闡明時代背景，以及寅恪自謂思想在同光之間的原因。

寅恪生長之時、正當光緒親政，銳意變化之秋；而變法維新思想、經過一、二十年的激盪，亦蔚然成潮。寅恪的父、祖兩代都是變法健士，自得風氣之先。寅恪所謂同光思想顯然是指這一股進步的變法思想。

戊戌變法之年，寅恪八歲，隨侍父、祖在湖南。後來寅恪語帶湘音，與這一段幼年環境不無關係。但戊戌變法演成戊戌政變，以悲劇收場。這不但是中國的悲劇，也是陳家的悲劇。寶箴、三立父子因在湖南積極變法，政變後遭到貶斥。寶箴抑鬱以終，三立則袖手政事，旁觀清廷的場台。

但維新思想對陳家的影响，一直是深遠的。三立已不再讓他的兒子們去應考求功名，而去讀新式學校。寅恪少時曾就讀於上海復旦公學，與宜興徐子明等同學。壬寅一九〇二年的秋天，江南派送留日學生一百二十人，寅恪及其兄亦在其中。十月二十七日那天，三立特送二兒登舟，送至吳淞口才回，並有一詩記其事：